

# 清代湖北地区重要水利史料

##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述评

尹 玲 玲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目前所见清代湖北地区的一部内容丰富、图考并重、资料可靠的重要水利堤防专著。书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但由于作者位卑职低，该书当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同治四年(1865)才得正式出版，其后流传亦不广、影响不甚大。本文拟对其内容作一简要评述，希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使其史料价值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掘。

### 一 作者简介

《纪要》，二卷，(清)俞昌烈著，清同治四年湖北藩署刻本。

俞昌烈字鸿甫，直隶顺天人，国子监监生，官至参军。俞昌烈自道光元年(1821)从河南来楚(本书卷1“图记总叙”：“……昌烈于辛巳之冬自豫来楚……”)，在楚为官至少三十年，如可查考者有：任监利县典史(年代不详)、道光十七年任宜都县知县、道光二十三年任公安县知县、道光三十年任江陵县知县等<sup>①</sup>，可以说是谙习楚北故事。

昌烈在楚北虽官位不高、久居外乡，但却心系吴楚民人。在楚北长达几十年的为宦生涯中，昌烈一直以该地的水利堤防、民人的生命财产安危为重，平时十分留心楚北的河湖水系结构形态

及其变迁。杭州仁和沈城序言：“鸿甫参军，器宇不凡、宏深抱负，隐于下位而志壮千秋。吴楚寻源，量沙印雪，殆有年所矣！”其自序亦言：“岷江汉水为害于楚者，犹黄河之为害于豫与吴也……江之至松滋、汉之过钟祥，亦无所羁勒。筑堤捍御以卫田庐，是与水争地也！然舍此别无良图……频年御险，烈皆从事。”在每次洪峰到来的紧要关头，俞昌烈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毅然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如监利王柏心序载：道光七年夏，鸿甫为监利尉，时“江涨，夜大风雨。水溢出城南堤上，吏民散走殆尽，鸿甫步至堤，持瓠甓为堰，因号呼吏民捧土御之。至晓，水定堤卒。”长洲陶樸序载：道光二十年夏，“时霪雨弥月，江水骤至。中方城堤以险告，内堤倏圯丈许，漏孔围径可二三寸；子堤横裂数处，表里洞彻，江水入啮之……旋筑旋陷，浑水突出如激箭”，可以想见当时千钧一发之险情，而正当此时，“甚雨又及之，村民皆狂走号哭欲去。鸿甫方助捍卫，手书诀妻子：若不测，则委身以殉……亟募人探得其实，下豆絮塞之。内渗绝，外筑始坚。仍徒步暑雨中，上下侦视，亲塞漏孔凡数十百处，堤卒无恙”，当是时，“吏民及观者数万人皆罗拜曰：‘俞参军活我！’”可见楚北人心存之感激。

关于本书的完成时间，从其自序及其他几人为之所作序中大体可以得出结论。陶序中言：“道光庚子夏……俞参军……出所著……见示”；王序与沈序之落款日期分别在庚子岁暮春及谷雨之后；其自序落款亦云：“道光庚子夏日北平俞昌烈识于荆州经历官廨。”由此可以推断，是书迟在道光二十年其任荆州府经历时已最后完成。

## 二 内容评述

### 1. 图考并重、内容丰富

《纪要》共分二卷，卷首有长洲陶樸序、监利王柏心序、仁和沈城序、梦泽刘希祖序及自序，序后录载湖广总督汪志伊所作

《湖北水利篇》。卷一为全书主体，内容依次为：江汉全图、川汉经流各记、岷江源流考、清江河记、东西汉水考、松滋县图记、江陵县图记、公安县图记、石首县图记、监利县图记、洞庭湖图记、襄阳老龙堤图记、钟祥县图记、荆门州图记、京山县图记、潜江县图记、天门县图记、沔阳州图记、汉川县图记、汉阳县图记、嘉鱼县图记、四县公堤图记、江夏县图记、广济县图记、黄梅县图记、九穴十三口记、开穴口总考略。各图幅所含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一、河湖水系形态 图绘并注记河流发源地、流经地、大致流量、流注地、各段河床形势形态、分流穴口、上中下游河段名称及别名等，沙洲名称、大小分布、密集程度、居民状况、开发状况（如松滋全图上注记：芦花洲 共六百六十一亩 松四枝六），湖泊名称、大小、形状、分布及汇聚情况。

二、堤防工程形态 图绘并注记堤防位置分布、延亘长度、起止规模、类别及分段（官堤、民堤、军堤）、口门闸坝及险工等。

三、府州县城形制 图绘并注记城墙形状（圆、方不一）、城门开设（四、六、八不等）、城楼建置、城市发展状况（如城外草市、民居等）。

四、桥渡草市、铺递驿站、斥堠关防、公署寺庙、市镇民居

五、古迹 故城（如江陵全图：纪南城、郢城；广济全图：樊哙城）、墓冢等。

综览该书全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内容十分丰富，符号较为科学，定位基本准确，形态逼真，形象直观。因此说，这些图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

各图图记与图相辅相成、互为印证解释，详述河川发源、经流及汇注地、各段里程、河床形势形态、淤塞通流状况等；详列堤防工程状况，堤分南岸、北岸，官工、民工，主堤、支堤，土工、石工，标明各段起迄规模，险工及当风险要处格外标示，注

明属何汛等。兹举一例：

江陵县水利堤防记

江水南岸自松滋涴市流入县境，历古墙、虎渡口、白庙、尹家场六十余里而入公安界；北岸自枝江县入境，万城官工距江尚远，至杨林矶江势北趋，历黑窑厂、沙市、横堤（官工止）、阮家湾、郝穴至施茅铺入监利境止，延长二百二十余里，中有虎渡支河分泄，江涨险工林立，官工尤为紧要。昔之獐捕、鹤穴久经堵塞。襄水自潜江泽口入长湖，逆灌草市，顺流从直路河、府场河入监利、沔阳境出青滩、沌口。杨水发源于纪山，北会纪南诸水，出板桥迳龙陂入海子湖。纪西自枣林冈匡家桥与八岭以西之水同会杨澳桥，历梅槐桥入沙滩湖，迳秘师桥、太晖港达城濠，迳草市入长湖。沮水出房县景山，漳水自临沮至当阳注焉，迳酆台入江陵界。旧有两河口、窑口以杀其势，下流至荆出水师营入江，今窑口淤塞，水师营外洲阻遏，至簰洲始达于江，以上大堤更为契重。虎渡口泄大江，盛涨从公安、澧州以达洞庭。旧两岸皆砌以石，口仅丈许。故江流之入者细。自吴逆蹂躏。石尽毁折，今阔数十丈矣！……沙洋西南俗名青村，有杨铁、彭塚、借粮湖，水势浩淼，各由支河汇注于三汊河，一由潜江达于襄河，一由荆河而归长湖。……

北岸大堤 堆金台（民工）、得胜台（民工）、上逍遥湖（官工起）、下逍遥湖、上方城、下万城……黑窑厂（险工，石砌土坝长十八丈八尺）……横堤（官工止 当东南风险要），自上逍遥湖起至横堤止，官工共二十五工，连堆金台、得胜台民工二段共长一万六千零二十三丈，计八十八里六分；阮家湾（以下民工）……杨二月（险工）……梧桐桥（以上沙市汛属）……龙二渊（石砌石岸险工）、上新开（石工）、下新开（范家闸因江逼近，今废）……石首南堤（以下当东南

风)……拖茅铺(以上郝穴汛属)，阮家湾民工起至拖茅铺止，共四十二工，长二万三千一百十二丈，计一百二十八里四分。

.....

卷二内容依次为：《会典》湖北水道图记、《通志》湖北水利论、御史张汉《请疏通江汉水利疏》、总督鄂弥达《奏覆台中开河之议》、巡抚彭树葵《查禁私垸滩地疏》、总督汪志伊《奏浚各河疏》、魏运昌《上巡抚陈诜议开京山、泗港书》、阮元《荆州窖金洲考》、岁修(估计增培土工、大汛防守长堤)、堵漏子说、捕獾说、创筑新堤、溜挫工、石工六则(碎石工)、开河、土方算法、龙泉码、水平式、三角旱平式、丁字旱平式、部尺式、土石例价、浚河器具各图(铁苕帚式、刮地笼、浚河铁篦子式、浚河铁蒺藜式)。

各档案奏疏保存了大量详细具体、极其珍贵的原始材料。如历年洪涝灾害、堤防溃决及重修、分流穴口开疏堵塞、朝廷赈恤救灾措施、以邻为壑与地方冲突、区域及整体利益的矛盾等等。其堤防修守技术与经验总结对于当今来说也仍具有借鉴意义。其所刊载的器具图式更具有研究价值。

## 2. 专工亲历、资料可靠

前已述及，作者平时十分留心楚北的河湖水系结构形态及其变迁，频年御险，总是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可以说该书乃二十来年经验之总结、心血之结晶。其自序言：“从事两河，计十有四年。凡所越历，必咨访舆论、并考志乘。其险易情形、宣泄故道、堤塹丈尺及起止段落，随笔记载。”其图记总叙亦言：“昌烈于辛巳之冬自豫来楚几二十年，习见狂澜泛涨、险易情形，江汉之分合、堤工之起止。凡所阅历，确访舆情，更考志乘，虽远慕前圣之遗则，近读往哲之成书，身受名臣之指使，未能一劳永逸。时虑疏虞、不揣固陋，谨图江汉大略及两大川所经各州县之堤工。”

虽然其自谦言：“予非知治水也，能言其曲折而已矣；予非能治堤也，能言其险易而已矣。”然而正如王序中所说：“夫不悉水之曲折，有能治水者乎？不辨堤之险易，有能治堤者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作者是当时当地最出色的水利专家之一。对于这本倾注作者二十来年之心血的著作，时人即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王序言：“子之书有图有释，郡有纲、邑有目，有经流、有支渠，故道有宜复不宜复，民议有可从不可从，堤有难易有废置，粲乎若经纬黑白之不可淆。”刘序言：“《纪要》一书，变迁情形无不详悉指明……若水疏塞、若堤进退之法……先生之惠我楚者亦正无涯，而不徒以河工历练之材，为救荆南连年之灾也！”沈序言其书“举全楚江防扼要，稽古居今、疏注成帙，俪以图说、切中窾要。使问津者了如指掌，不啻身历其境。”

由上可知，该书所载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有实地考证，随笔记载及其心得体会，资料十分可靠。今日综览全书，应该说，时人所予的评价都是客观而中肯的，并非夸饰之辞。

### 3. 承前启后、独成一家

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湖北地区的水利专著，图考并重、内容丰富者明代即已出现。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引用到《江汉堤防图考》一书，并注明：“史度震（音译）撰，三卷，明隆庆二年（1568）刊行。本书包括了一篇很有趣的关于长江流域防洪问题的长篇引言，书中每一幅地图都附有大约两页的注释。”由此可知，早在明隆庆年间即已出现图考并重、内容详实、分析透彻、立论系统的水利堤防专著。冀朝鼎的英文原著于1936年在伦敦初版，估计冀氏当在英伦见到此书。可惜经笔者穷力搜寻，此书国内无线索可寻。所幸的是，我们仍可从万历《湖广总志》的二卷水利志（以下简称《水利志》）中略窥其大概。《水利志》共载三幅堤图，各堤图后有堤防考略。经笔者考证推测，《江汉堤防图考》可能即为《水利

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继《江汉堤防图考》以后至《纪要》之前，笔者未见有图考并重的湖北水利专著。如胡祖翻著、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书局刊《荆楚修疏指要》一书，即只有文字内容而未有图且其内容远不及《纪要》翔实、丰富、有价值。继万历《湖广总志》以后的历修总志、通志等仍有水利志专卷，但遗憾的是，都只有文字考释而不再有图，且其文字内容中为抄录前志者不少，使读者难辨先后、混淆不清。

从明隆庆二年至清同治四年（1568—1865），历史又已经走过了三百年，楚北地区的河湖水系形态、堤防工程系统等已大为变迁。如果没有《纪要》一书，我们只能通过总志、通志及各府州县志中的水利堤堰志等略窥其大概，但要得出全局的整体映象则很难。《纪要》一书的出现，使我们对清代楚北地区的水利堤防系统有了一个具体而全面的了解。我们既可以横向比较清代楚北各区域之间河湖水系及堤防系统的格局，又可以纵向研究明代后期至清中后期楚北地区的河湖水系及堤防系统的变迁，同样，我们还可以研究清中后期以来至今楚北地区的水利堤防变迁大势。而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通过长时段的历史经验总结，我们或许可以摸清江汉河湖水系的演变规律、水流泥沙运动的特点，从而为当今长江流域的防洪抗洪和治理提供历史借鉴和经验指导。

因此，《纪要》一书可谓是承前启后、独成一家。俞昌烈先生的历史功绩不可没。

### 三 流传及影响

前已述及，清代时人给予了《纪要》一书高度的评价。陶樸序言：“盖鸿甫久于楚，江汉宣防，周历殆遍，故其言论确凿，其备豫尤远。”未版之前，即已有人充分认识到该书的潜在价值。王柏心序言：“使守土之吏得是书而思之、引而伸之，先事而防，事

至而应，其于以备患不难矣！然则害何必不可去，而利何必不可兴？”

虽然如此，该书的出版仍属难产。前文已证，该书迟在道光二十年已经写成，但其正式出版，却一直拖延至二十五年后的同治四年。究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作者并非楚地人，虽在楚地一耽几十年，但在楚人心目中，或许总仍视其为客乡人；其二，作者位卑职低，虽在楚为官三十几年，但其官职却总只是典史、县尉、参军、经历、知县等，因此，其影响力终究不大。正由于以上两点，书成以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迟迟未与广大读者见面，只为著者交游的小圈子中人物所称道，没有及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清中后期，两湖平原的洪灾暴发愈来愈频繁，为祸愈来愈剧烈。清咸丰十年（1860），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川江洪峰下来，遇汉水顶托，无法宣泄，形成了流域性的特大洪灾。当时“宜昌平地水深六、七尺，公安县水位高出城墙一丈多，江湖连成一片，江陵县则民楼屋脊浸水中数昼夜”。这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一日还出现一次罕见的后期洪水<sup>②</sup>。在此环境背景下，俞昌烈这本优秀水利堤防专著的出版终于提上了日程，由湖北藩署于同治四年（1865）正式开雕。至此，这本埋没了二十几年的优秀著作终于问世了。

自此以后，该书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流传开来。就笔者所知，光绪《荆州府志》与宣统《湖北通志》中的堤防志对该书均有摘录。光绪《荆州府志》摘录条目较多，有公安、石首、监利、松滋四县之“水利堤防记”。之所以该志摘录条目较多，或许与昌烈先生长期在荆州地区为官、对该地水利堤防的熟悉程度及民人对他的了解远大于楚北其他区域有关。令人遗憾的是，该书的重要组成与成就——图的体裁未能为通志及各府州县志中的水利堤防志所继承采纳。

总之，《楚北水利堤防纪要》一书是清代湖北地区的一本图考并重、记载详细、内容丰富、资料可靠、分析透彻、立论系统的水利堤防专著。它使我们系统地研究湖北地区河湖的历史演变和治理、大堤的历史发展和防洪、堤防工程修筑技术、堤垸陂塘水利格局、区域开发与自然保护之人地关系等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楚北水利堤防纪要》一书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sup>③</sup>。

注：

①光绪《荆州府志》卷 34 《职官志六》。

②参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30 页。

③该书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而从图书借阅卡记录来看，笔者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读者。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